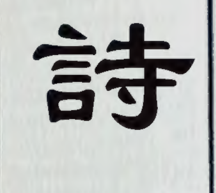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詩問序

客問於余曰子之言詩紬古人而伸創見果有以自信與曰有以自信是自欺也浸淫於詩二十年矣稿凡四易初以爲是者繼以爲非繼以爲是者今以爲非則今以爲是者安必後之不大以爲非乎而猥云信也客曰不敢自信而敢梓以問世何也曰余將以是求進也文章者天下之公也創見者一人之私也條是條非一已尙不自主而欲合天下不齊之人心成余之一是其孰能聽之詩有序矣而傳異焉而箋異焉而疏又異焉使

聚三人於一堂較優劣權長短或不至互異若是而互異若是者前不知有後人後不及見古人也余之言詩嘗就正於二三同志均有指駁雖有聽有不聽而獲益良多今者不揣固陋謬以付梓其有夷然不屑論者余無望矣其有覿面摘余之瑕或不及覿面而郵寄以摘余之瑕皆吾師也余將續採於後以聽後余者之抉擇蓋欲合天下之公心啟余一人之私心非以余一人之私心强奪天下之公心也客怡然曰有是哉居心若是是可質諸後之讀是書者愛書之箭端一以冀世人之

餘錄一以爲世人之兪助云爾嘉慶戊寅三月棲霞牟應
震盧坡氏書

盧坡先生與先大人以詩文相切磋交久彌深四十年如一日先生博學嗜古著述甚富周易夏小正皆有攷訂服在禹城諸生某家存亡不可知而詩問六卷物名考七卷古韻雜論一卷古韻考五卷奇句韻考四卷韻譜一卷凡二十四卷總署曰詩經質疑刊甫畢而先生殁先生無子服無所[illegible]存剞劂氏李毓庚所先大人亟爲校刊其散佚者十三四[illegible]所以補之力未逮也歲已

酉年已八十有三矣集解之稿得僅錄二十餘年又爲

已力次第編之丁未年而先大人捐館舍易簀時猶諄

諄以屬彥倫 廷相 泣受命拮据告蔵事焉先是先大

人以友人嘗貸錢九十千已代償之矣今得歸其母

錢以其資印若干部公之同好版存 廷相 處愧無以廣

其傳也即安邱劉班年先生馳書棲霞學師單伯平先

生移其版於棲霞學宮以先生之[illegible]垂氏之力庶幾存

而無失其傳且廣而先大人亦無憾於死矣云咸豐五

年乙卯慰[illegible]彥倫伯宋廷相識

詩問

棲霞牟應震寅同氏録

國風

問孔氏以國風爲太史所題然否曰是後世說詩者所題非古也邶鄘衛也周召王豳非國也周周公召召公王舊畿內故都也以周召爲國則南字爲贅以豳爲國則遷鎬之後胡不以豐爲國也至王之不宜稱國不待辨也以國之詩爲風始於序考詩標目但云邶鄘不云邶風鄘風也鼓鐘言樂亦但云以雅以南不聞曰以風也季札觀采則曰是其衛風乎又曰洋洋乎大風也哉序以列國之詩爲風所自始矣然則國風二字之題其又在小序後乎若必欲標目二南宜另題南字國風二字題之邶前可也蓋邶鄘以下篇什皆後人所續入者矣以明之鄭封於宣王之世王秦作於東遷之後居然與諸國並列則諸國之詩之皆後出也明矣且以知前人所定篇章南之後即豳豳

之後爲雅初無諸國詩雜其間也今說者謂變風之後繫之以豳反正之思也其亦未之深思矣

周南 尚周而繫以南者何也曰南猶列國之詩以爲言也國多無主名故以南概之也猶以周召何也武有天下二公分治周主畿內采自畿內者係之周召主列邦采自列邦者係之召南之詩天下詩也故下十餘國者猶今詩之專稱二南者猶今詩之合選也解者不達此義見前題國風二字遂以周召爲食采國名因周爲文王舊都遂推本於文王因二南爲房中樂遂强屬之后妃不知此周字謂周公非國號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猶言交交謂雌雄兩相關討也雎鳩魚鷹也左五鳩鳩民者也故凡言鳩者皆鷙鳥鷙鳥不雙此獨雙故取以爲喻在河之洲言得所安也君子有位之稱凡言君子者同逑來求也民勞以爲民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荇菜潔清喻女淑善流之沿流尋求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芼之爲言冒也取生菜覆牲上以薦神亦取潔清之義　問解字多與舊說異何也曰非好異也求意之安也如雎鳩左傳曰雎鳩氏司馬也解者或以爲鷹或以爲鶚蓋猶知其爲鷙鳥今解爲鷺鷥之類於司馬名實不符矣傳曰雎鳩王雎也王爲古玉字王與玉以字畫之均不均分不以有點無點別也爾雅凡言王者如王蔣王瓜之類皆言其色白如玉則所云王雎者白色之鳥未知即詩之雎鳩否也逑从求加

廷会意字詩凡二見玉篇匹也爲君子好逑作辭說文聚斂也爲以爲民逑作辭然兩不可通矣又記引詩作君子好仇雖係同音假借而於義不倫左傳以怨耦曰仇荇水草故曰流之此古人字法如維鳩方之尚或先之何以舟之太王荒之之類皆是也毛傳爾雅但訓曰求于義不完不知何處流字可作求字辭也采蘋傳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而此篇芼字訓曰拏也亦自相矛盾矣漢儒望文生義大率類此後不具

論

關雎成婚禮也　問何不言文王后妃曰無據也大雅推文王德業及文王婚娶大姒世家甚詳關雎無一字及之豈惟關雎二南二十五篇無一字及之何據爲文王爲后妃也序及集傳云云者皆以名篇之周字誤之也周字與召字一例知名爲召公則知周爲周公蓋篇以分治得名不以言文王后妃事得名也且詩之采也在分治之後而南之成書在制禮作樂之時合于畢丙之詩彙而敘

之朝卽周公恐亦不能知其詩之爲誰賦也自文王至武王成王時皆有之卽周公恐亦不能知其詩爲何時作也殊于百世後哉故凡於詩之無確據者與其節外附會不如以詩還詩之爲得也且然則兎將奚屬曰桃夭車舝吾烏知其所指如必屬之文則鵲巢亦召公剏婚矣　齊魯韓三家皆以此詩爲康王政衰之作揚雄杜欽皆遵其說小序以爲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康成王肅本之齊魯韓毛去春秋時未遠而立說相悖已若斯今之人復拾古人唾餘以相爭辨可不必矣各求其心之安焉斯已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萋萋通作悽悽大田有渰萋萋韓引詩作悽悽時已深秋萋悽也黃鳥鶖黃旅鳥也春自南而北秋自

北而南葛成之候是自北而南時也此篇以黃鳥于飛三句爲賓景餘俱虛擬之詞言葛之施于中谷者其葉萋萋矣何以知之不見黃鳥之集于灌木者其鳴喈喈乎當此之時可以成衣矣衣成可以歸寧矣歸寧女所樂也以此折勤之勸其勤于女工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莫古暮字莫莫猶言落莫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薄皆語辭師氏保姆之屬按儀禮士婚禮有姆則士而上皆有保姆矣

葛覃勤婦功也　問何不言后妃曰禮王親耕夫人
親蠶耕者庶人終畝蠶者世婦卒事分定故也
以諸侯夫人而入谷采葛事之所必無者曰安知
非后妃託言以示勤儉之教曰此爲詩人託言而
非后妃託言也黃鳥集而葛成所以勸其采絺綌
服而寧親所以勸其成效次關雎之後以爲房中
之樂使天下婦女知所有事且用之飲射使天下
士大夫知所齊家意良深也如曰后妃託言天子諸
侯不託言並耕而深宮婦女託言采葛其誰
信之是示天下以僞也先王之教不當如是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卷耳生草中似木耳而小卷曲摺疊若耳懷人抑鬱
故取以爲喻寘彼周行謂寘征夫於道路也此何爲
下三章
之綱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我謂征夫況良思曰六我字皆代征夫設想猶今文家所謂代字訣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元黃家隔人曰馬背血也易其血元黃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傳土山戴石曰崔嵬石山戴土曰砠崔嵬高而險故馬病高岡稍平易砠則愈漫衍以久行故雖易行之路馬病僕亦病也爾雅解崔嵬砠互誤

卷耳

懷征夫也

問葛覃之後繼以卷耳何也曰此亦節取采采之意以言女工之勤也關雎謂樂庶婚禮也采葛采卷耳采蘩采蘋皆言女工也采葛勤以歸寧教孝也卷耳匪以懷人教貞也采蘩采蘋大以事神教敬也采蘩教之於既歸之後采蘋則教之於未歸之前聖人訂樂編次俱有深意

謂鄙者鄙之耳　同左傳鄙我償人寘諸周行能官人也序及傳箋大略本此曰後人解經取其冠冕堂皇以爲能見其大如此解寘彼周行句亦可下三章笑取瑕玼艮愚曰左氏亦斷取其義耳舉鄒銕曰采蘋采蘩豈遂以谷風爲能薦賢與羣孟明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豈遂以采蘩爲能官人與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樛木喻君子葛藟喻夫人媵妾之屬履猶言踐也易素履往福履猶言履福也君子有位之稱只語詞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將之爲義也於人也扶翼而行之於物也奉承而進之於事也維持而成之其義一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纍蔓自下延上也荒岐枝自中延外也榮猶言盈也憂蒙樛木矣折中云嘉樂之詩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綏之保之也將之佑之也成之則命之而申之矣

樛木美君子宜家也閨門之內大小不爭融融洩洩家庭之福如斯爲大　問集傳以君子爲后妃曰紫陽嘗曰亦覺未安然泥於小序后妃逮下一語不得不如此解詩言君子者六十餘篇無以婦人稱君子者奚於此而異之易與論語之言君子多主於德詩與書之言君子也皆主於位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詵詵猶駪駪行爭先也振振興起也凡言振振者同宜如宜其家室之宜爾以人言　問爾爲螽斯正見詩人假物託興之妙曰此例後世有之三百篇中無之古人無賦物體也箋解爾字爲人　問振振作盛字解似合曰詩凡因見作因解曰仁厚曰信厚曰盛以聲飛漢儒因文生義牽多類此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猶緝緝也或曰兩羽相並如揖也蟄蟄聚不散也易文言龍蛇之蟄

螽斯言後也妻妾諧和故子孫昌盛也首章言其動螽斯二章言其飛三章言其止螽以止爲安人以聚爲羣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喻之子華喻容左傳女有家男有室先言家尊所天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蕡同墳麻子也儀禮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寔是初生似之寔喻後變文先言家妻敵體大內助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葉喻家人蓁蓁多而茂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桃夭咏士庶之新婚也同序曰婚姻以時桃夭及時也曰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殺少也非必絕無婚娶也摽有梅序男女及時綢繆序男女失時梅有實時在夏月三星在戶時亦夏月胡一爲及時一爲失時耶春秋侯國夫人之歸或二月或三月此夏時之十二月正月也或九月或八月則夏時之六月七月也序亦憑臆武斷耳此類詩之三章猶後世曲之三叠也而行文畧有次第加樛木之纍之荒之縈之此篇之其華其實其葉也後不具論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整也凡言肅肅者同前二句喻䋲羅人才有條聞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逵九達之道喻求才于顯處也好仇[illegible][illegible]因有來使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內僻之處喻求才于隱處也腹心猶今云心腹人也

兔罝刺畧武夫爲腹心也左傳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者二[illegible][illegible]言治時事未章言當時事罝未施而得武夫用以干城守內也施罝于顯而得武夫用以好仇和[illegible]也求之於幽寂之處以爲腹心猶所謂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左引詩多斷章此合通篇爲解非斷章也若如近解以罝兔之武夫遂許爲股肱心膂之賢則詩人爲失言矣　周墨子文王舉閎夭泰顚於罝罔之中此可爲證曰好仇曰腹心者多本此說以有罝字

一字之合也量子所云宜綱之中猶今云網羅之中論詩云羅網之中也疑天顯有罪文王舉之如管夷吾之舉於齊桓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

閔傷年也芣苢惡菜而采之不已凶荒之或有如是 問所以何以有幾年許曰災害之乘無代無之堯水湯旱豈文武之世天下盡逢康年乎見而賦之采而陳之所謂水旱盜賊必以罰也曰采之相約往采也曰有之有作見藹育之意曰掇之捋之有手足忙迫之狀曰袺之襭之有盡采無遺之情紛紛藉藉倉皇采逐凶年無不然者豈古必異於今也如曰婦人樂有子豈大衆之人

魯韓有子如曰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反之經文無一字可符如曰無事婚遊則與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奚以異曰盛時不必無荒年荒年詩當不編入周南曰此後世粉飾太平之見聖主明臣之世必不如是周書大臣維周王宅程三年遭歲不之大荒是文王時有荒年矣又安知武成之時不更有荒年乎且又安知此詩之非後世詩乎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喬木喻游女休喻求游溯游也爾雅順流而下曰溯游求求婚也斷唯寤寐求之方並兩船也記大夫方舟江流多灘險故不可並船下也泳言橫渡方言沿流也此篇以不可求思一句爲主後四句取江漢爲喻以見求之之終不可得二三章首四句設言之詞末四句仍衍首章而咏歎之與如姑射仙人可望而

不可卽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高也錯文理錯也薪大木也周禮甸師註大木日薪楚翹條也之子于歸設言其來歸也言有翹翹之薪則當刈其旁之楚蕢以顯其材以之子而來歸於我則爲之秣馬秣駒以成其禮古婦來嫁其所乘之馬三月廟見然後反之左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喜游女也　問以喜游女解此詩恐涉淫褻曰明雖求淑女有輾轉反側之憂使求未得寧其

何辭於艱難反側乎秣馬秣駒思欲待之以禮而
漢廣江永安於終不可濟詞嚴義正有本有末
如衡辭之所謂求明欲犯禮義辭之所謂秣
馬戀戀不舍甘心爲之廝役矣其淫褻甚焉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汝東流入淮周師經其旁故曰遵也條枚喻管叔諸
人也惄憂也　詩言伐木皆以征伐事喻讀者多畧
過此字如無取義言樛言
喬言翹可也胡取乎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斬而復生曰
肄喻武庚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赬尾魚也喻宰燬王室周室也如燬謂流言於國
管叔武庚畔也父母亦謂周公小雅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君子尊之父母親之也　問王室舊指紂言曰此皆或於序說古人於稱名最亂周詩也而王商足民有二王矣刱無此例

汝墳　周公東征也未見君子而憂憂王室之如燬也既見君子而樂樂父母之孔邇也　問序稱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劉向本之集傳亦本之韓詩外傳則云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曰詩稱君子不必皆婦目其夫之詞外傳引詩斷章未足爲據詩云王室如燬與流言殷畔之事合如必以詩[illegible]文王以王室屬紂則吾不知之矣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猶大牝鹿也雖一分為二故以喻公子定猶一身猶宗之原於一本也故以喻公姓角岐而多分猶分宗而別派也故以喻公族

麟之趾 人之瑞也發斯言子孫之盛此言子姓之賢也

周南十一篇 問二南有後世詩何也曰詩三百孔子時篇目也編次之初不過十之二三為後世詩者十七八矣於經文審之可見也彼邶鄘十二國無論矣頌歌於廟必文公手訂與天有成命祭成王晉叔向語可據也執競祭及康王詩文明言之其文體亦與清廟諸篇別頌有後世詩何疑於南雅獻於朝太雅自民勞以下小雅自鴻鴈以下皆後世詩又何疑於南有刺詩何也曰今以南為無刺詩者以序之文王后妃四字蒙之也知南有後世詩則無疑於南之有刺詩矣舊聖人初定采棄編次成冊當其時非必盡美篇也棄其不美擇其美之合於義者編諸首文王之三鹿

雅之三之類是也其義之未能備者復類及之俾人有所取法焉故盡為美篇無刺篇也迨其後致衰俗敝憂虞之思形諸咏歌録而存之以垂戒焉故刺篇多美篇少也今即經文考後世所增入有續有附有變焉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凡十八篇民勞以下變焉者也小雅自鹿鳴至吉日二十篇鴻鴈以下續焉者也采薇出車六月采芑宣王時詩箋入者也續順其次而叙之箋則亂入其篇目中矣鼓鍾以下為東都詩疑舊分為別冊而附為一編也幽無後世詩前三篇為公作後以人之頌公者附之周頌篇目大亂執兢前乎思文以桓賚後於小毖大武不聯前桓六成缺其一章殆簡冊錯落之故與召南自甘棠以下皆續入詩文有召伯者[illegible]可證也周南自兔罝以下皆續入左傳所兔[illegible]可據也南雅皆文公手訂大小雅之入詩[illegible]篇而外頌及若不過數篇則二南所定可[illegible]南為房中樂所言皆婦人婦丁之美兔罝[illegible]何與於閨壼行露死麕亦涉乎淫亂此什[illegible]世

循其舊例得自周公舊隸之地者續之周南得自召公舊隸之地者續之召南耳無可疑也

召南

記稱周公左召公右以位言之也陝以東周主之陝以西召主之以地言之也周南召南以列邦言之也謂周公所隸之南國召公所隸之南區也義各有在也今以周南召南稱食采之地故立說輒多難通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喻夫巢喻室鳩喻妻鳩鳲鳩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即四方之方方之向所方也此亦字法猶左右流之之流字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巢　集傳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被髢也通作髲鬄大夫妻首飾也僮擭昔詿倅妾之總稱僮僮衆多比立之貌祁祁從容渙散也命婦與祭也記曰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

采蘩　問舊以爲諸侯夫人曰夫人祭有專[illegible]于山夫人事也與君敵體宮亦夫人宮也曰公侯之事公侯之宮又曰在公曰旋歸知非夫人也且讀爲大夫妻首飾天然證據說者泥小序夫人二字遂謂祭畢之時釋副而服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豈祭畢時乎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箋蘋之言賓也藻之為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為戒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季女女在家之稱候人季女斯饑車舝思孌季女逝兮

采蘋教成之祭也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于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箋曰教成之祭事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小序以為大夫妻大夫妻不稱季女也 孔氏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取之蓋樂以三為節定樂者取所用之詩並每部之首篇次相連故但云歌文王之三歌鹿鳴之三而不及二三篇篇名也如關

以草蟲則云取鵲巢之三爲不可通矣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喓以口要物也俗作吆阜螽不能躍自喻阜螽者躍喻君子覯嬪之假借昏媾也曾夙不遂其嬪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蹶也取興起之意大雅文王蹶厥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蕨虌也采采者喻擇婦也

草蟲君子宜家人也蓋婚禮成備而賦之未見君子言在路時也忡忡惙惙者慮已不能承君子意也傷悲者悲遠父母兄弟也傳箋解此詩爲合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疊聲言其枝葉下垂蔽陰則匝也茇說文引詩作废舍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伐伐其幹也敗發其枝也拜屈其條也

甘棠思召伯也周主畿內故但稱公召主列邦故兼稱伯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浥雙聲露貌也露喻淫亂之男多露並喻媒妁也言厭浥而濕者道上之露也余豈不早夜之間嘗謂道上之露有且多乎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雀性淫鼠性貪並爲害於上鼠爲害於下故借以喻男誰斥媒妁也以猶言使也無家無妻室也詩從本無無角爾雀無角者誰也然何藉以穿我屋也汝本無家謂汝無家者誰也然何辭以速我獄也室家不足言不足成爲夫婦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遂我訟亦不女從

行露 守貞也韓氏云行露之人許嫁矣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矣貞劉向鄭康成皆本之然按其詩語是未許嫁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早知其人之不足與也誰謂女無家知媒妁之巧為導也川何以速我獄知強男之無說以相答也不從而遂以獄詒後世所謂賴婚者孔氏引左傳公孫黑強委禽焉為證是為得之而結語云亦不女從直是斬釘截鐵之死靡他矣近有辯者巧為迴護言致王化及女子不當有強暴之男後二章是設飾固無變爾發言忘家無變而發育孝有是情乎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以素絲連屬兩皮其縫高起故曰紕緎域也縫之界也縫重縫也謂今補縫之縫也委蛇通音曰逶迤曰委移曰委迤曰逶迤其轉音曰委佗曰逶跎此云委蛇狀其怠緩不任事之貌

羔羊剝不任國事而其衆于家也詩乐大夫皆曾無委此獨言皮不釋其爲羔也革則並無用矣倒重爲補苴仍不足以成裘也素絲喻素餐五紽喻數六言委蛇國事何有三言退食卽念室家矣

素餐尸位非斯人之謂而誰謂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大也靁聲也喻巡行者大其聲問也巡行周列國故曰山山之陽山之側山之下也何通荷斯斥國事何斯任國事者若違斯不任國事者不遑息暨勤于國事何夜不遑處暨勤于邗甚矣振振者與起作事也

殷其靁 諷急退也繼召伯而巡行者多作威福黜陟不公即欲振奮作事勢不可行故望其君子急流勇退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擊也左長木之饋無不摽也梅古通昧王字通古
尚書昧昧與梅梅媒媒每每通古人以對取義類如
此詩言梅蓋借音以喻在官者之昧昧也摽梅去昧
也其實七去者三其實三去者七頃筐塈之則盡去
之矣去不賢以求賢我庶士之見用此其時也迨其
吉竊興之期也迨其今不俟其期也迨其謂之上有
詔則赴
之也

摽有梅 勸進也

問序以為及時世多道之曰恐及
時亦人情也迨其謂之未免廹不及待士而
曰庶尤覺思之濫也至云不及時而有强暴
之辱立言尤過不及時而來彊暴成何世界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三心五斗見於東方三月時也其星大初昏始見故
小也小星自喻三五喻同入直者在公直宿也　問
五鄭以為噣斗六星何以言五曰心東見則噣已西
南如之何云在東也甘石星經斗五星入尾三度與

心相近其星大故連及之今言六星者兩斗形相似
北長柄南短柄疑後人嫌其柄之短故遂益天漢西
岸一星為六而北斗排列勻稱南斗天漢西岸一星
為度亦稍遠也傳習既久無不信為六星者存疑焉
可也或謂三五泛言然以下章參昴
証之非泛言也詩言三星皆言心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

昴與參近故連及之心參二宿於天度平分即今所
謂參與辰也觀其出入以定一年節候畢心參兩宿
四時遞更周一歲矣參見東方九
月時也時漸寒故抱衾裯入直也

小星宮怨也人當快意時無言命者曰是命不猶則
意之不快可知矣然怨而不怒可謂知分矣今
之宦貴家視如縲如
草芥尚非所僅值哉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喻嫡氾自喻之子謂新婦言江大水能容小水之入自此之子來歸而君子不我以也然雖不我以其後也得毋悔乎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三末何皆擬議不定之詞言其後也悔乎其後也處乎悔而慨然嘯乎抑歔而歎然歌乎

江有汜妾怨也集傳云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偕行者待年自是末至十五之時不忍偕歸何悔之有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麕美獸也死則臭惡矣喻女本美也懷春則濫矣白茅包死麕爲白茅惜也吉士誘春女爲吉士愧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此章疑有倒置當是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林有樸樕有女如玉首二句與上章一律而本章文義亦順適矣樸樕通作扶蘇木高而直矣村也一二句反興三句正興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舒常武毛傳徐也脫脫猶佻佻也今齊語斥不自重者曰輕佻又曰佻脫舒而脫脫猶俗云去其輕狂也勿感我帨使不得近其身無使尨吠並使不得跡其里矣

野有死麕託女言以諷無禮也懷春之女不宜誘也如玉之女知不可犯矣女言如此而可强求乎哉温柔敦厚足使無禮者愧而不怒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唐通棠棠亦作常小雅維常之華棣通楕今作梨唐棣喻王姬棣素喻壻下章桃李同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問平王宜爲曰南之名公定之南之詩不皆公時詩也以甘棠例之其爲後世積入無疑安必非東遷之平王乎今據國語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一語以平王爲文王齊侯之子爲丁公俱皆附會成說未足爲據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釣喻婚娶絲細喻壻緡巨喻王姬上章先女尊王也此章先男從夫也　其釣維何何本采綠彼裳上文釣字其屬之予何字起下飭斷此用其成句取與彼異卽二詩對勘知此詩在采綠後也其爲東遷之平王無疑也

何彼穠矣王姬下嫁也序云美王姬而所刺夫者止肅雝二字乃不以言人而以言車且以棣

李與穠喻婚而以唐棣與穠喻王姬
其或有棣貴之象而詩人婉風之與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茁葭茁蓬草木之茂也君止一發而或穿弋友者五
豝五豵食獸之多也于嗟乎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
曷克致此一說發起也言葭蓬
之中一起而見五豝五豵也

騶虞美庶類蕃息也　則傳以騶虞爲仁獸曰以騶
虞爲獸者以于嗟　嗟分飼之也彼業上文嗟字
此奚業也以爲仁獸不食生也白虎黑文則以食
生爲生矣必食自死之物則種類早餓絕矣詩人
何自咏嘆之魯詩韓詩
皆以爲養鳥獸官是矣

召南十四篇二南二十五篇序多言后妃之德集
傳多言文王之化信是言也是文王

時有詩武王後無詩矣采詩者但采文王時詩不采武王後詩矣召伯所茇齊侯之子其何以說焉然幸有召伯齊侯四字可以執據知無此四字並彼二篇亦文王時詩矣今之言者率守舊說無敢異議以不知二南有後世詩也齊魯韓三家以關雎為康王時詩則二南二十五篇皆後世詩矣大抵皆偏之爲害也

詩問

棲霞牟應震寅同氏纂

邶

邶鄘多言衛事而不合于衛者疑遵先世采詩貢詩之例也詩必係其國者所以別也後雖併于他國而封疆未運大是以仍邶鄘也　問序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謂之變風變雅信乎曰詩因有正有變然非如序之所謂正變也詩之自鳴則有哀樂詩之人爲則有美刺樂者美者以爲正焉可也哀者刺者以爲變焉可也說者以二南及大小雅首數篇爲正餘俱爲變且曰至某公某國之變風始作此說詩之陋也死麕雀角何必非變淇澳楚宮何必非正願世之耳食者一平心察之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

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

辟有摽

寤覺也辟同擗葛屨宛然左辟摽擊也左丟木之斃無不摽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日月喻君子小人迭而欲更迭相食也十月之交彼月而微則爲其常此日而微如何不臧 彼汎然堅重之柏舟亦汎流而去我乃不寐而隱憂 匪我無酒足以供我敖遊也豈我心匪鑒不能揣度世情雖親如兄弟猶且逢怒別他人乎如此而欲取道以隨俗心匪石席不可轉卷如此而欲飾外以悅人威儀雖嫺不可選用是以愠于羣小覯閔受侮之不已也雖欲不去豈可得乎乃靜言思之小人之黨何國茂有即覺寤而遊豈遂無摽擘者乎噫彼日月日食月矣胡迭而微而月亦食日也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矣

柏舟序仁而不遇也以敖以遊言欲去也不能奮飛則終不忍去矣故曰仁人也 栢人以此詩爲夷姜作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巳

綠間色喻州吁黃正色喻太子完綠箋改作褖非是黃以色言綠亦當以色言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衣與裏分隱見猶齊等也衣與裳則上下倒置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絲微細喻州吁本微賤也女毛傳如字謂州吁之母嬖人也俾無訧言能法古人以教之則可使州吁無訧也左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疎薄喻莊姜與完風喻州吁左石碏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故曰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綠衣諷莊公也　門序謂莊姜傷已而作曰序云傷

者傷失位而莊姜實未嘗失位也莊姜以完為

子莊薨而完立姜且為國母矣石碏之諫莊公也

曰賤妨貴少陵長正與黃絲之喻同其即石碏詩

乎前三章同言綠為州吁母子諷之四章變文言

絺綌為莊姜母子傷之與左對參知不謬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

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愼其身先君之思以

朂寡人

終猶言旣也詩言終者多言且或言又終風曰終風且暴北門終窶且貧伐木終和且平正月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燕燕序莊姜送歸妾也 史記完母死莊公命齊女子之立爲太子是戴嬀已早死也鄭註坊記引此詩以爲定姜之作說本魯詩左又娶于陳曰厲嬀是厲嬀亦夫人也然則送者爲戴嬀與非戴嬀與送之者爲莊姜與非莊姜與俱無從據序胸中亦止左傳一書遇無考者往往連而及之但其說以行甚不合者闕爲辨之有可仍者則亦仍之而已矣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宗

寧不我顧

日月喻桓公照臨下上喻桓公爲君臨民也之人謂州吁也不古處斥其弒君也胡能有定卻亂未已也寧不我顧不顧其顧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宗

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

俾也可忘

出自東方喻桓公出出自戴嬀也俾通彼謂桓公也可忘反言不能忘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我謂桓公也言中年見棄[illegible]之不終也述與遂同言我畜桓不卒故桓[illegible]我不遂也前二章皆怨州吁後二章痛哭桓公

日月 莊姜惡州吁也

問序謂莊姜傷已不見答于先公以至窮困而作曰序硬坐莊姜失位已是大謬復不求其安而遂及數篇幸尊鼓一詩無可附會不然將如鄭風之刺忽小雅之刺幽刺刺不休矣莊姜賢媛焉誣莊公爲無良必無是理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時而來矣我不往而從又
不來言其來去無常也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肯來之時寤言則終夜不寐徒厭其頻耳莫來之時
願與之言則出嚏不已雖願仍不願也嚏噴鼻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虺虺也靁將發聲閃電蜿
蜒如蛇也正月胡爲虺蜴

終風 朋友相怨之詩暴喻其狂蕩以威儀言靁喻其
昏惑以志氣言不日有曀喻旋開旋閉虺虺其
靁喻訛言無忌也中心是悼願言則嚏欲絕之矣
悠悠我思願言則懷又終不忍遽絕也 序莊姜
追州吁之暴禁暢駁之
謂無母子之義是矣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爰居爰處謂孫子仲不我以歸而安然居處也爰喪其馬言必喪亡也不曰其人而曰其馬諱也求求尸也于林之下猶左所云尸子於此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 久戍思家人也首二章敘事三章刺帥之必將喪亡末二章傷已之亦將喪亡也憂愛之極如對家人而面語之也　問序謂怨州吁與衛事合奚不從其說按州吁以隱公四年二月弑其君自立夏合宋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至九月衛涖殺州吁于濮計其爲君纔七月耳序云使公

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與陳宋從人之國不當云
平陳與宋五日而還與不我以歸列生契闊勞辭
乜覺不倫蓋衛南鄰陳宋道師
戍邊及期不易而軍士怨之與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喻母吹喻長養棘心喻幼
棘薪喻盛壯棘不材木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寒泉不能生物與凱
風相反喻子浚喻母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孝子自責也　問孟子云凱風親之過小何以
謂之過曰玩其末章以黃鳥好音爲興必其家

之無好音也勃谿詬誶可不謂之過乎若如序云不安其室而孝子猶忍作詩是暴其親之過也孝子云乎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喻夫飛喻出遊泄泄俛飛之意自詒伊阻言君子之阻隔我實遺之蓋初勸夫遠仕而後悔之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喻君子爲國爲民無不直言也然恐弱怨招難故憂心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上二句刺當時從政者下二句勉其夫以善全之道

雄雉懷遠遊也懷遠遊而勉之以要道女子而知義者也　問何如非出使行役曰行役公事必不曰自詒伊阻也　李彌撰以此詩爲思友之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厲說文岸石也累石水中可踐以度也有狐在彼淇厲揭搴衣也水淺故搴衣涉步以度今謂之跑河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軌車轍也不濡軌言車不可通也牡牡雉也求牡喻求友也　問雉何以言牡曰牝牡雌雄禽獸之通稱南山曰雄狐綏綏齊曰牝雞司晨雞可稱牝雉亦可稱牡矣且其字象雉字言之曰其牡非雉之牡而何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匏有苦葉　思友以濟難也

當匏有苦葉之時而有深涉之濟瀰而未盈厲焉可也淺而不深揭焉可也乃濟而瀰瀰然盈矣傍徨無措之時忽聞雉鳴之聲濟盈不以濡軌矣而雉鳴則以求牡也然則欲濟者其必鳴雁始旦冰未泮時乎設有歸妻須及此耳冰已泮矣非舟不可矣乃招招舟子人涉而我否人涉而我否者須我友以共濟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風和而雨降喻家和而業興也下體根也以下體猶俗云連根拔也喻見絕之甚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柔喻新昏苦如淅喻如兄如弟以上二句與下二句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渭水濁涇水小而清合於渭則同濁故曰涇以渭濁也涇自喻渭喻新昏湜湜其沚喻已有小善可取也梁喻室笱喻筍言多居我之室發我之筍也昔舒蔣云渭濁涇清問之陝人皆云渭濁涇水距西安十餘里耳夢夢二千餘年山川疆域紙上虛談之不足信也如是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

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水湧波曰洸決堤曰潰喻室家不寧也肄說文習也習則勞故傳解作勞

谷風棄婦自傷也勞而不怨怨而不怒其果見棄而悲與抑有所託以自鳴與衛多君子不其然乎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中露露宿也泥中行路泥水頹濘也傳以爲二邑名于地里無考

式微成公出居于外其臣勸以歸也　此詩與成公出居襄牛及奔楚帝丘合僖公二十八年二月衛

侯出居襄牛五月閏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小也尾小鳥初生尾也流離鳥名即梟也取流離之義以自喻也

旄邱 責晉文公也○此篇與晉人執衛侯歸於京師事合僖二十八年冬晉文公執成公歸京師至三十年秋乃釋歸故曰何多日也歸于京師而周人聽之寘諸深室故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晉文公出奔時與衛有宿怨故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有以猶云有故也狐裘蒙茸即用晉士蔿語衛臣

晉東晉之大夫必常有至衛者故曰匪車不東至不與成公同來故曰靡所與同而序不以此事實之者序以時代定先後新臺乘舟俱屬宣公自不肯於宣公之前實以成公事矣至所云黎侯見發宣十五年晉景公畧狄土立黎侯序之所本或此耳然事距成公之時又四十年矣服虔云亦狄奪其地與此不同豈黎屢見逼而其君屢奔與殆亦不過為小序回護耳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簡選也書曰簡在帝心在前在公前也上處處庭上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山喻高位隰喻下位山有榛喻上有賢君隰有苓喻下有賢才凡詩以山隰興者皆以位之上下言之也苓古蓮字荷實也詩托興多取相類榛有實則苓作蓮字解爲類也

簡兮

序曰刺不用賢也以碩人如虎如組之才而屈于伶人僅業錫爵之賞用違其才矣彼山有榛則隰有苓矣思西方之美人而不見誰與用此碩人乎

毖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與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謀者謀歸衛也下二節謀之之詞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泲同濟即濟水也禰當作禰濔通瀰瀰又通湄水岸邊也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地名淮南子道應訓篇註干國地在濮陽言亦地名未詳瑕疵也豳風德音不瑕大雅曰烈假不假不瑕有害商量之詞語意兩轉猶今俗言有妨礙無妨礙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寫我憂

肥泉即茲泉文選始茲終肥言始小終大也寰宇記也在衛城之北茲滋也須須城今濮州也在曹之北

彼毖小之泉水亦且合流于淇而我之于衛日月
思之而不得歸自不能不與諸姬謀之矣使我舟行
出宿于泲則當餞我于禰自出嫁以來久遠父母兄
弟今歸而問我諸姑伯姊其皆安然無害乎使我懷
行出宿于干則必餞我于言于是而脂車于是而言
遄遄臻于衛問其立國無瑕乎抑不能立國而終于
有害乎乃終不得歸亦唯有永思而已乃我思肥泉
故國已失徒識永歎思出須以寫憂而予心終悠悠
不能自已也安得駕
言出遊以寫我憂乎

泉水

長衛姬見詩宣戴公也長衛姬者即左傳所謂
齊子也按左傳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於文爲繼提之句下甚文公適齊朱
桓逆諸河立戴公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使公子無
虧帥師戍漕無虧爲長衛姬子長衛姬即齊子也
自齊言之曰衛姬自衛言之曰齊子猶曰適齊之
女也左氏總提分承瞭若列眉甘氏未著遂有謂
齊子早死者矣此詩疑其爲齊子作者齊桓公好

內夫人三如夫人者六故曰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泲爲齊水禹貢浮于濟漯達于河由濟可以適衛
故曰出宿于泲信其爲宿于漕者故國云亡故曰
不暇有害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時廬于漕須
在漕北適漕所由故口思須與漕我心悠悠且漕
爲衛下邑三國詩三十九篇惟此與載驅及之其
爲廬漕時詩無疑也而左氏不與許穆夫人並述
者濟大有功于衛詩不足道也述許穆夫人者熬
無助于衛而爲照應總提之句不得不帶言之也
問齊子之稱別無可據曰古女亦稱子論語以
其子妻之是也魯文姜詩稱齊子以魯道證之[illegible]
爲齊女歸魯也左言衛事稱衛子則無歸故以齊
爲主名而長姬爲齊桓如夫人古集如夫人之稱
稍曰齊姬及嫌與夫人無別故權晉曰子左氏之
齊蔡詞下響宋許以宋許例之知齊爲齊國下甚
夫人以夫人例之如子爲女子上禽豈姜生知大
紛紛吹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陰方詩凡言北皆取陰幽之義窶言出使無以爲禮貧言內顧不能無憂已止也思歸隱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適往也言以王事使我往也此言當前之艱政事句追言國事之艱我入二句追敘在家之艱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讀堆多也猶俗云堆積也讁從言口責也摧從手亦責也

北門使臣苦貧思歸賦也　問何知爲使臣因開首云出故知爲使曰王事適我知其爲出使王朝也繼之以王事繁之以政事而入室交謫重言已焉哉知有欲去之思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風涼喻暴虐雨雪喻紛亂虛邪之省文徐宮升彼虛矣邪邪路也只且行不進也通作趑趄又通作次且言時已亟矣而猶只且不疾行乎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涼風初至也喈疾而有聲甚于涼矣雱雪初來也霏密而四布甚于雱矣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狐烏喻小人所見皆赤而無匪狐所見皆黑而無匪烏言小人多也

北風 序刺虐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隅樓之假借隅轉音讀偶偶樓通音考工記門阿之制五尺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尺謂城上小樓也喻高不可攀之意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古筆鍼皆有管此爲女貽管是紅鍼管也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荑茅初生在苞者柔嫩

欲甘女讀汝謂荑也

靜女美靜女也　問序以為刺時集傳以為男女栝

女會曰此亦好賢之作卽離騷美人芳草之況也

靜女喻賢姝言其行之殊變言其儀之美曰靜女

則非奔走之徒可知矣曰俟於城隅則其高不可

攀可知矣愛而不見能無踟躕乎下二章則極言

相愛之意管珍物珍不見珍荑賤物賤不敢賤愛

之至也後人說詩太泥

故愈附會愈支離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泚光潤也瀰瀰漫溢也新臺喻齊女泚喻美河水喻

宣公瀰瀰喻淫亂燕婉謂伋籧篨謂宣公籧篨爾雅

作蘧蒢土菌也今所云稾姑

也鮮美也皇矣度其鮮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洒滌也言其深也浼洿也言其潤也殄絕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戚施爾雅作黿䵷郎今所云癩蝦蟆也籧篨戚施皆以醜物喻人醜貌也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爾雅以面柔口柔解似未切合

新臺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不瑕有害猶今俗云一路平安不平安也

二子乘舟　序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此詩也新序朔與其母謀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將沈而殺之壽知不可止也因與伋同舟二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是也後又使於齊乃殺之是乘舟時猶未死也說本魯詩較序說為合

鄘十九篇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舟在水游移無定反喻已之心有定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節婦矢志也問序云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而作曰按衛世家釐侯卒共伯立爲君弟和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立和爲武侯武侯立五十年卒楚語謂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即以是年卒則武侯立時年已四十五歲共伯爲武之兄當近五十何得謂之早卒乎左氏義例既葬稱君時釐侯已葬尚得謂之世子乎儀禮既殯主人脫髦共伯爲君已在正義髧髦之後即爲日無多猶得追述于兩髦乎既殯云共伯者共諡伯字以未成君故不稱爵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至頃侯賂周夷王王命爲衛侯衛初封即侯爵何至頃侯始命爲侯而七世稱伯又安知非入王朝輔政如稱召伯

鄘伯也者共伯之稱又安知非尊之如其上世也者執序說以爲斷反多疑竇矣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茨釋名次也次草爲之也令人于牆頭次草爲蔭以護牆古遺制也茨疵通音牆有茨喩人之有疵也其說文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中冓宮中構結深隱之處也牆之茨不可埽中冓之言不可道擇其可道者道之猶實言之可醜則其不可道者何如哉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攘之省文故詩訓曰除也詩皆作襄長卽攘字[illegible]彫之[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讀猶賣也續賣也詳即一事而長言之讀則即一事而再三言之也

牆有茨序衞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言如之子而謂其不淑如之何云也問集傳解不淑句本之鄭氏箋不從其說曰毛傳云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作反詰語甚合蓋此類詩以不明言爲佳如堊人猗嗟大叔于田皆是若如箋作深疾之詞直遂少含蓄於前後文爲不類矣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
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
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序刺衛夫人也首句云君子偕老則君子
之已老可知也陋人以此爲刺其婦飾容
之作其說亘是而詳其服飾確爲夫
人服飾則定其爲宣姜當不誣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棣之名亦甘棠也春開花香甚可玩也上宮
今之樓也孟子館于上宮言彼采唐而往沬鄉者遊

采唐也有所思也思者誰其美孟姜乎彼其心以爲其期我乎桑中其要我乎上宮其送我乎淇之上乎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刺淫也唐采于春麥采于夏葑采于秋鄭元錫曰采唐采麥采葑不一其時沬鄉沬北沬東不一其地孟姜孟弋孟庸不一其人而期我要我送我如出一轍蓋恥心亡也故深嫉之而序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則立言太過後之說者又加甚焉謂係淫奔者之自道世間應無如此淫奔詩人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雄鳴則翠雌隨之故曰奔奔鵲巢名據一樹有兩雄則爭疆疆者爭不已也鶉喻宣姜鵲喻頑言鶉因奔奔矣亦由鵲之疆疆耳爭刺頑也下章言鵲因疆疆矣亦由鶉之奔奔耳重刺宣姜也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鶉之奔奔 集傳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故為惠公之言以刺之

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叢木也楚邱叢木之邱也楚宮楚室因楚邱而名之也定定之方中擇月也揆之以日日選日也作將作也宮室互文也樹木之總名也榛栗椅桐梓漆木之美材也伐而積之以備他日琴瑟之用即左傳所謂蓺材也此章言將作宮室而先伐楚邱之木也樹木去則無碍蔽故可以測日景正方位如下章云云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古墟字楚邱旁之大邱也豫木也故可升以望楚邱也堂楚邱旁之邑下邑也秦詩有阪有漆景古影字謂以日影測方位定向背也京高平處也篤劉乃覯于京系即下章桑田卜云卜詞所云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首四句即左傳所謂訓農也人謂士大夫秉心塞淵謂士大夫有造就即左傳所謂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也騋牝三千即左傳所謂季年乃三百乘也首四句言養五六句言教末句言物之盛而國之富強不待言矣

定之方中　序美衛文公也　閔二年冬狄滅衛戴公廬漕無城郭宮室也故齊使人戍之文公營楚邱時猶無城郭也故相度形勢卜其吉凶至僖二年諸侯爲之城十二年爲之郛而衛定矣此詩是文公季年之作前二章是追敘之詞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蝃蝀虹也陰陽不正之氣莫之敢指諱忌古有此避忌言指則招殃今齊魯間衛之地尚然蝃蝀喻男東男所居之方也虹見則不雨喻婚姻不成也莫敢指喻莫敢與之較量也末二句敘詞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瀼霧之氣日光映射彌漫山谷者是也　蔡云夜紅行千里朝紅不出門言必有雨應也　朝隮喻女西女所居之方也崇朝其雨喻女有信也　問鄭氏謂隮亦虹也曰虹朝西暮東無見于南北者俟人曰南山

朝隮其非虹也明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蝃蝀刺婚成改點也蝃蝀見知其不雨則隮見知其兩光之無或爽若彼女子有行且將送其父母兄弟乃如之人懷以婚姻之約反無信而爽其盟是謂不知命之人矣不知命猶今云無天理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淮南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故假以託興皮言外貌齒言中藏體舉其全也儀言其動止言其靜禮統動靜也

相鼠 序刺無禮也三家詩皆以此爲妻諫夫之作無禮遄死皆婦自恨之詞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自郊而都自都而城賢應召而來也素絲帛也物相比曰紕兩束也組以合縫左右兩縫中壁一絲曰組三束也祝屬也兩兩相屬蓄四束也賢遲近禮遇加焉四之五之六之亦絲組之數程子曰束帛乘馬以行禮賢

賢者是也

干旄望賢者以善道沃君也漢黃瓊與李固書曰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一雪此言與此同意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歸往也猶今行札謂去人曰來人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嘉謂嘉禮歸寧亦嘉禮之屬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穉且狂

衆穉且狂許人

尤之之詞也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

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其所大邦也芃芃其麥喻富強之意爾大夫跋涉
載驅歸我家以唁衛侯驅馳悠悠不日至于漕矣餘
大夫雖跋涉而我心則憂也既不我嘉父兄皆亡不
能旋反旋濟然視爾國之禍如是之不救則知我思
之非遠我思之終不可閟也于是而欲登高采蝱以
望衛彼女子之善懷鄉土者各思其我同行衆恐許
人尤之以我爲穉而無知往而采行之丁足而欲
往富強之邦控告以求救久不知誰因而誰極許之
大夫君子無我尤也百爾所思
不如我親歸一唁之爲愈也

載馳許穆夫人遺大夫以詩言戴公也　問集傳以爲夫人歸唁未至而許之大夫來止之曰夫人倉皇遽而去之大夫奔馳追而反之恐國家無是理就詩人靜室齋居冥心默想山川草木一齊奔赴腕下不得執一字一句以求符合問何知焉以詩唁曰許詩也而編于鄘故知其以詩言也

鄘十篇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切磋琢磨爾雅作四項不解不如集傳骨角亦須磋石亦須磨也

瞻彼淇澳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金喻其鍛鍊錫喻其柔圭喻其方璧喻其員重讀去聲較通校校是也二句側裝言以重物較力而寬綽有餘也 古人重勇武衛兮曰有力如虎羔羊曰孔武有力 猗猗言容故以喻其德之修菁菁言色故以喻其儀之盛簀言密故以喻其接物之周金錫圭璧言其適宜重較言其武戲謔言其和也

淇奧序美武公之德也朱子曰此序疑得之○按左傳爲之歌邶鄘衛季札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則所謂不可諼者未知其爲康叔與爲武公與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薖說文草也
一說猶寬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陸平地也澗盤有阿阿中有陸陳[illegible]
峯口薖有包荒意軸有卷舒自如意

考槃美隱士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庶姜謂媵妾庶士謂州吁揭武貌州吁寵而好兵故曰有朅上四句言河水之中舉網可以得魚以喻莊之美施于亦當得子也葭菼句興下二句言河之旁有葭有菼喻宮之中有庶姜庶士也庶姜有子貢莊姜之無子在言外矣首章美其世家二章美其容貌三章崇其有子四章閔其無子○甚府末章鄭贊脫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子夏

碩人所引素以為絢兮確為二章結語乎唐鋒淅遜也柔貌凝附等絢約也古人著述章句本無一定此必後儒附此章多句而妄刪之也國陽系叔貌孔子章刪其句不知孔子不無刪詩亦曲附倩兮外此總結緒要之句而刪之耶宜增入以完本篇

斯氣且通篇文體與君子偕老篇相類偕老篇首章七句次章九句三章八句何獨於此篇疑之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肖男沃若肖家
道豐盛婦自肖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黃而隕喻家道敗落故三歲食貧也車即前賄遷之車追想初來冒險涉淇所謂不爽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

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淇有岸隰有畔反喻男之無信也總角之宴言自樂角時即宴好也不思其反怨男之無終也反是不思恨已之不慎其始也

氓悔遂也　谷風與氓皆怨詩谷風怨而責之其詞直始以正也氓怨而悔之其詞悲於不正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長竿可以釣水反喻永思不能致其夫之來歸也雖雖道之云遠何云能來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衛都百泉之南淇之北水自西而東以上流為言故北為左南為右也女子有行來嫁于此也遠父母兄弟俗云眼前無親人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巧笑之瑳和容色也佩玉之儺美服飾也言在此惟巧笑佩玉以事姑舅耳不必願笑而故為巧笑無心飾容而勉為佩玉詩人善為新婦寫照既遠父母兄弟而夫又不家故知為飾容以事姑翁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楫為舟用喻夫

婦諧合時也

竹竿新婦別離而思念之也　問序謂衛女思歸曰

泉水云思須與漕載馳云言主于漕故知為衛

女思衛也此詩云豈不爾思爾字何

指而云思歸也詩四言淇即所見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

芄蘭實形如觿葉形如韘故詩取以

為喻悸與厲通義小雅垂帶而厲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

芄蘭刺弱也年少而當重任如芄

蘭之支葉弱不能自舉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舠之省文一葦杭之言衛人宵濟也曾不崇朝言宋人逆之不崇朝至河上也

河廣 美宋桓公也狄滅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遺民歡頌之也

問序謂宋襄公母歸于衛當必有據曰據左氏耳左兩夫人並稱載馳詩有許字而此篇有宋字序自謂得問而詩辭爲望宋之作自不得不硬坐夫人以大歸之罪矣左兩夫人並舉以爲其賢也不知犯何出之條宋桓之逆衛遺民役也以夫人之親也後此兩國益和九年之內無役四不同不不知其出于何年立其子而出其母二百四十年中未之前聞何獨創見于宋序之武斷莫爲爲甚日詠亮亦云襄公議太子于目夷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詩言母枚曰舅是亦歸衛證也曰借古人之口以自成其說文家種

習且其說本不可通可往不可往權乎義義不可
往立不可往不立亦不可往義可往不立可往立
亦何嫌不往也且命有治亂如其治命猶可說也
設爲亂命將如之何出而收適猶可說也出而守
義將如之何而爲之子者執出於廟絕之例無道
以全其孝是先王制禮以不孝教天下也令之儒
者往往執此說以繩人其爲人心害者非淺也是
不可以不辨　易同人註曰天子諸侯后夫人不
出雜記有出夫人禮春秋二百四十年夫人無子
者有子而不立者皆不出記大歸者皆以故并以
出也生令日而究論占事皆屬夢語而宋桓夫人
之大歸則可應斷其必無也　後僕書註鄧克義
妻事姑甚謹姑惜之閉諸空室無怨言翁舅之遺
歸更嫁其子則爲耶母與香皆不答與衣輒燒之
母至親家以他詞請朋則至見母再拜泣涕不言
而出人多稱其知大義宋張承德作二堂左繼母
劉氏居之右出母馬氏居之或則讓其不卿大義
淵於流俗私情夫母巳出矣謂與廢絕是也而未

國其與生前絕也衣則變之不言而出義于非義乎所出母與繼母之下即先王制禮亦不獨如是而譏其不知大義使讒人者身當其變其出母餓欲死必將聽其展轉於溝壑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雨喻侯國之昏亂出日喻王師之清明言師出有功也故疾首亦甘心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伯兮從軍也此詩文法與終風同三章承首章言伯兮先公事也末章承二章言後私情也女子而知

義者也 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孔氏曰鄭在衛西南三國從王兵至京師乃東行
伐鄭自伯之東明從王爲前驅而東行非謂鄭在
衛東也按衛之東爲曹爲再東爲淮徐春秋以來
王無有事東方者孔氏之說
爲足據與抑隱桓以前詩與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狐蠱獸而皮有文采喻游民盛服飾也山獸而行弋之
喻游民無定業也綏古文作夊象兩脛有所躧也
子謂其室人也裳下衣帶要飾無
服則並無上衣矣女代爲心憂也

有狐刺游民務飾不恤内也王風曰遇人之艱難矣
又曰遇人之不淑矣 閔巢傳寡婦見鰥夫而

欲嫁之說本於序小同於箸文不見此義鑿而無故或不欲嫁之矣殆此說者以齊詩有雄狐綏綏一語故解綏綏爲獨行求匹而一娶再娶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焦弱侯曰以木爲瓜爲桃爲李如今所謂假果者亦盡餅土飯之義耳疑此說是今以木所生爲木瓜者爲其形似瓜而生於木故名若桃李木所生不應曰木桃木李也

木瓜 期永好也故投薄而報重也

問序謂美齊桓曰衛之存衛不止于木瓜而衛實無以報之紫陽駁之良是而疑爲男女贈答則仍不免拘泥耳孔子曰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昔湯以六事自責

曰包直行乎包直賄也今之投以木瓜而報以瓊琚者仕宦之揚視爲當然期永好乎古與今有同情矣孔子之言蓋傷之也

衛十篇

王

問王降爲風其說信與曰此夢語也王如何降天子自降之耶采詩者降之耶抑訂詩者降之耶曰音節風矣故風之曰此亦夢語也要草蟲無適我梁並見於風雅若何歌爲風若何歌爲雅也然則抑爲乎風曰此西周棄地舊豐詩也平王東遷賜襄公岐西之地子文公收周餘民岐以東獻之周王其元孫德公始徙于雍當舊豐未並于秦之時所采之詩不在天子畿內不登于雅故風之無所繫故王之王風二字從實錄也何褒貶之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苗小喻周黎民也離離苗稀少也稷苗高大喻秦人茂盛也故言黍無異文而言稷則曰苗曰穗曰實也此何人哉斥幽王君臣也

黍離 序閔宗周也　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使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說本魯詩此必以此篇逸衛風之末也陳思王植曰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作黍離說本韓詩吉

甫宣王時人去東遷近百年其詩當收于雅不當次于王也竹木之冊變而爲紙筆隸之書變而爲楷殘缺錯訛不知凡幾矣守毛之舊爲可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君子于役　集傳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見雞棲而思見牛羊下而思慮其飢慮其渴

情真語摯思婦之詞以此爲深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如大師小師之屬，曾為樂官者。房，說文：室在旁也。只且，通作趑趄，猶云徘徊徬徨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招隱也。房在室後賓客不至之處。敖今俗作厫，與奥同義，幽暗之處也。所謂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

水喻王室，不流喻令不行，束薪喻之子。言王室微弱，令不行于下也。之子謂東周人士也。歸，歸西周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旋歸哉

揚之水 怨久戍也平王東遷國家新造西周屬軍分戍東南備荊楚淮夷以衛王室申甫許屯軍之地也 問序刺平王不恤民而屯戍母家立義正大曰國滅君亡播遷流離白頭之不暇而爲人戍國乎今人執忘仇二字爲平王罪案申爲王舅戍甫戍許奚爲者曰奚不戍夫西北曰西爲秦北爲晉皆安定王室者也 左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爲賞田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漢上蓋楚得申呂而始强兹所以爲周室屏藩與呂卽甫也書甫刑一曰呂刑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

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蓷鵻萑喻女暵喻仳離乾高地也修長也蓷之高者也濕水地也水地皆暵旱甚也

中谷有蓷 刺凶年饑饉棄室家而不顧者故曰遇人之不淑又曰何嗟及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兔狡雉介離於羅喻頑民免而介士罪也無爲不生事也無造不造言也庸功也不以造言生事爲功也

兔爰刺刑罰不中也刑罰不中則爲善者懼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

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

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藟喻本根緜緜喻支脈之長葛藟陸產在河之滸之涘之漘失所生也葛藟刺忘其根本而爲他人子者故以終遠兄弟重爾之終旣也莫顧莫有莫聞究于他人何哉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以爲衣蕭以承祭艾以療疾必需而不能不采者猶以一日不見爲懼離亂之象有如此

采葛　懼讒也宗周顛覆犬戎肆虐蹂躙所及人不保生一日不見驚魂動魄矣序以爲懼讒于首句不得比興之義集傳以爲淫奔于風情爲過甚矣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檻檻車也檻檻不一車也毳衣褐衣也如菼如菼花也深謂其妻也子犬戎子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車行聲也如璊毳色紅而紫也奔奔救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言大車之伴檻檻啍啍車夫之衣如菼如璊予豈不爾思畏彼犬戎子而不敢奔救耳今與爾生離自分異室矣然死後倘望與爾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矢之也

大車宴俘也

問荅解何如曰以子爲大夫則當云豈不彼思以爾謂其娶則又當云畏彼不敢詞義兩失陷人以子爲大戎子文義乃適故從之問列女傳以此詩爲息夫人作曰息夫人作則楚詩也何以編于王漢儒立說隨其意以爲之不必與辨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彼謂麻也賢者不出有若麻留之也賢者隱於卯中蓺麻麥枲實以自給其友之在位者勸其出而仕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通指前二人佩玖猶云懷寶也貽我佩玖以喻以其道行于世也

序思賢也　陳鵰峰曰吊昔賢也以丘中有麻卯爲基卯來食猶云來享也亦通